

加强南中合作 促进非洲发展

[南非] 莫莱齐·姆贝基

编者按 2002年10月18日,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董事会副主席、南非现任总统塔博·姆贝基的胞弟莫莱齐·姆贝基(Moeletsi Mbeki)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发表了题为“加强南中合作,促进非洲发展”的演讲。姆贝基分别从“修正的依附论”、“南非的经济地位”、“独立以来的非洲形势”、“南非与非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及“中国和南非面临的挑战”等方面对非洲当前形势及南中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阐述,并回答了与会学者的提问。

序 言

在考察南非与非洲其他国家间经济关系及南中合作在非洲未来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之前,先对相关的理论基础作些简要的阐述。

西方经济发展主流学派是“华盛顿共识”,亦即人们熟知的新自由主义学派。近来,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其名著——《全球化与世人的不满》一书中,对该学派提出了严厉批评。在非洲,对非洲国家政府官员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学派则是修正的依附论学派。

依附论学派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该理论的学者中就有巴西即将卸任的总统卡多佐。在非洲,依附论学派则与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的名字紧密相联。随着时代的发展,依附论学派对该理论进行了修正。

我并打算在此探讨该理论是如何起源和形成的,而是要着重谈一谈非洲国家政府是如何信奉修正学派的。该理论将世界分为贫富两类国家。富国往往在技术上也处于领先地位;因贫穷、技术落后及数字鸿沟的不断扩大,穷国的公司难与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的公司相抗衡。尤其是数字鸿沟的不断扩大,使它们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太可能比肩西方的企业和公司。依据该理论,穷国必须开放它们的市场,以换取外援,引进外资和建立外资企业。这样,修正后的依附论就与“华盛顿共识”衔接起来。

我认为,上面的表述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世界贫富分类法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穷国也有富人,而富国也有穷人。非洲的富人对他们国家长期的欠发达起着关键性作用——他们把资本输出非洲。同样,把非洲视为贫穷和技术落后的大陆也是欠妥的。据世界银行统计,非洲每年向技术发达的富裕国家输送2.3万名高素质专业人才。

富国中穷人的存在,对穷国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使富国的某些消费性产业,如服装、纺织、消费类电器及钢铁业等得以在穷国落户,从而为穷国的工业化做出贡献。东亚及东南亚地区过去30年的发展就印证了这一点。

解决非洲经济困难不在于这种修正的依附性理论提出了什么样的政策,而在于要认识到当今世界比以往更加纷繁复杂,也更加相互依赖。非洲也因此将面临许多政治问题。周恩来总理1964年访问

坦桑尼亚时提出, 非洲革命时机已经成熟。今天的情形如同当年一样, 这就是非洲国家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现将以这一理论为背景, 对我的一些观点进行一番探讨。

南非在非洲的地位

从经济角度看, 南非之于非洲有如美国之于世界。拥有世界 4.8% 人口的美国, 其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 30%。与此相类似, 南非人口仅占非洲人口的 5% 多一点, 却有全洲 29% 的国民生产总值。仅豪廷省的经济总量就多于除埃及以外的任何非洲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

从林波波河北岸极目远眺, 人们会发现, 南非确实让人着迷: 摩天大楼光彩夺目; 高速公路快捷便利; 大型购物中心的商品琳琅满目。再看城郊, 绿树成荫, 枝叶繁茂, 犹如人间“天堂”。南非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乐园。

非洲多数居民仍处于贫穷或近乎贫穷的状况。对于这些劳苦大众来说, 南非的富裕正通过大量的肥皂剧、座谈会及音乐电视等形式不断地使他们受到感染和影响, 南非快成了“另一个麦加”。对专业的非洲问题学者、政治家或商界领袖来说, 南非已激起人们一连串矛盾的热情: 南非因拥有财富和技术而备受推崇, 因其强大而令人畏惧, 也因其急躁与傲慢而遭人怨恨, 更因其年轻、充满朝气而受人轻视。

对于南非公众而言, 林波波河以北的非洲或许更多像那月亮漆黑的背面, 让人看不清, 摸不透。大多数人对南非以外的非洲知之甚少, 内心充满恐惧和疑虑。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对非洲缺乏认识, 同时也因为他们看到了在这些国家发生的混乱与残暴行径。尽管南非人对非洲其他地区的了解会随着体育和文化交流的开展而不断增加, 这种恐惧感无疑会有所减弱, 但只要在非洲许多国家发生的地区性的暴力与社会、政治冲突不止, 它就不会消失。

然而, 非洲的欠发达状况才是南非真正的“金矿”所在。对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并能经常出外旅行的南非公民来说, 非洲被视为充满威胁的是非之地, 但是那些威胁也为南非提供了很多机遇。南非商界意识到在非洲其他国家经营难度大、成本高, 同时也充分认识到与高风险相伴的是高回报率。

尽管非洲大陆面临上述诸多问题, 然而非洲在南非的经济生活中还是起着战略性作用。南非有 30% 的产品出口到非洲其他国家, 而从这些国家的进口却只占其进口总量的 3%。南非主要向这些非洲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非洲也是南非投资的主要目的地, 这些投资转化成红利后又流回了南非。

因此, 在南非经济紧张时期, 非洲其他国家起到了重要作用。2000 年南非向非洲其他国家出口 274 亿兰特的货物, 而进口总额却只有 42 亿兰特, 贸易顺差额达 232 亿兰特。

非洲的发展路径

非洲多数国家是在 1952 年至 1962 年这段时期内从殖民统治下获得自由的。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的重要性在于: 一些非洲国家 (尤其是阿尔及利亚和肯尼亚) 在这一时期拿起武器抗击殖民主义者。看到墙上书写着的抗议标语, 英、法殖民列强开始准备迅速撤离非洲。加纳和埃及犹如“灯塔”,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为这一时期及其后非洲其他国家争取独立指明了方向。

认为“非洲国家从开始谋求独立就已经失败了”, 这是一种极为寻常的看法。然而对客观史实的深入研究表明, 情况却恰恰相反。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得到极大发展是在 1960 年至 1980 年这一时期。直到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后, 非洲多数国家的经济才开始衰退。马拉维著名学者坦迪卡·坎达维尔在其书中这样写道: “如果人们把 6% 的增长率持续保持十多年看做一种成功的话, 那么, 在 1967 年至 1980 年的 13 年里, 非洲就有 10 个国家保持了这样的增长率。这些非洲国家中不仅仅包括像加蓬、博茨瓦纳、刚果和尼日利亚这些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 还包括像肯尼亚、科特迪瓦——在这一时

期的发展超过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他在书中继而写道：“一个有趣的特点是这种增长大多是通过增加国内储蓄的方式得以维持的。这些非洲国家的储蓄率在取得独立后得到了明显提高，到1980年平均高达21.5%。储蓄率超过25%的非洲国家有近1/3。实行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的非洲国家足以与那些东亚的发展中国家相媲美，尽管这一时期这些非洲国家呈现出较低的增长率趋势。”

良好的经济运作应该与强有力的社会进步相伴随。国家在经济取得发展的同时，在教育、卫生保健、基础设施建设、文学艺术等领域也应取得相应进步。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情况表明，在取得独立后的最初20年里，非洲许多国家的主要人文指数均有很大改善：人均寿命已有所延长；婴儿死亡率下降；儿童入学率提高；营养状况得到了改善；成人文盲率大为下降。

然而，非洲国家的经济恶化始于1973年世界石油价格首次陡然攀升。尽管如此，也有一些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持续长达7年多时间。一度被视为非洲明星的加纳，其经济迅速下滑。根据一项研究表明，1970~1980年，加纳的国内生产总值降幅达19.7%；1980至1983年又进一步降至21.2%。工业生产指数（以1977年为100%），骤降至1980年的69%和1981年的63.3%；其间国内资源的平均利用率估计也只有24%。

事实上，对加纳和韩国的比较研究已成为发展经济学中的经典案例。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加纳在人均收入及出口方面一直位于韩国前面。70年代初韩国超过了加纳，并一路领先，以至其人均收入现在是加纳的20倍。对于这一段令人伤心的往事，世界银行是这么总结的：“韩国的人均出口量是在1972年超过加纳的，其人均收入水平也于4年后超过了加纳。按现价美元计算，在1965年至1995年，韩国的出口增加了400倍。而在同期，加纳的出口却只增加了4倍，其实际人均收入只及其早期收入的一小部分。”

非洲国家的经济危机与深刻的政治危机紧密相关。军事政变、内战、专制统治、国家间的战争一度曾此起彼伏。最近在科特迪瓦发生的骚乱表明，非洲政治危机时代远未结束。政治上的暴力冲突转而加快了技术和资本的外逃速度，也使非洲多数国家的社会服务呈下降趋势。非洲国家是由欧洲殖民主义者在没有考虑它们长远政治和经济生存能力的情况下强行划分出来的。这些国家多种族或多部族的特点极易使它们的内部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非洲资本的大量外逃已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据世界银行估计，非洲39%的私人财富由非洲大陆以外的人所掌控（不包括南非）。在南亚、东亚及拉丁美洲，这种外来控制的比例分别是3%、6%和10%。另据估计，考虑到利息因素，从1970年至1996年，25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外逃资金已由1930亿美元增至2850亿美元。

要制止非洲国家资金外逃的局面，需要国际捐赠这一新角色的参与。这种国际捐赠，形式多样，数量不等，小到西方的自愿组织，大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需多言，世界各国政府在合力拯救处于水火中的非洲。

简而言之，这就是北至阿尔及利亚南及津巴布韦的多数非洲国家的大致情形。有趣的是，津巴布韦近来将其国际捐赠者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换为利比亚。非洲再次面临遭人掠夺的命运，且正在遭受掠夺。与19世纪不同的是，掠夺者已不再仅仅是西方国家，虽然它们仍在忙于掠夺，比方说，对石油资源的掠夺。今天，几乎所有国家毫无约束地加入了这一行列。

让我们对非洲人民，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人民在过去20年里所遭受的境遇加以概括：“该地区36%的人口在经济拮据中生活，以至其人均收入水平到1995年时还未能恢复到1960年的水平。另有6%人口的生活状况低于1970年以前的水平；41%人口的生活状况低于1980年的水平，11%人口的生活状况低于1995年的水平。1995年人均收入高于以往的非洲居民只有3500万人。”

以上我们从广义层面简略地探讨了非洲的发展趋势。运用这种方法分析有其可取之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国家也将逐渐变得形态各异。为了更好地解读南非在与非洲其他国家交往中的得

失, 让我们把南非与津巴布韦和毛里求斯两国间的经济关系作一比较。

津巴布韦的经济因循着非洲多数国家独立后的经济发展轨迹。在独立后的前十年, 津巴布韦的经济增长势头强劲, 居民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在经历其后的 8 年低速增长后, 津巴布韦的经济出现了灾难性崩溃。随之而来的是政治冲突不断加剧, 资本和技术流失严重, 食品、工业制造及矿业生产陷于停顿和崩溃。在经济最初停滞不前时, 津巴布韦得益于南非的出口, 然而这仅仅是短期效应。随着经济及社会稳定状况急剧恶化, 南非的出口也在步其后尘。按兰特计算, 南非向津巴布韦的出口由 1997 年的 58.25 亿兰特降至 2000 年的 48.543 亿兰特。

独立初期, 毛里求斯的经济起步与非洲其他国家并无二致。其出口主要依赖于单一商品——糖, 其他商品全部依赖进口。今天, 毛里求斯是非洲非矿产资源生产国中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 毛里求斯也是惟一在劳动力结构方面与南非较为相似的非洲国家。在 1970 至 1990 年间, 其所雇佣的工业劳动力由 25% 增至 43%, 而农业劳动力的雇佣则由 1970 年的 34% 降至 1990 年的 17%。

上述仅仅是考察了南非与毛里求斯经济关系中的商品贸易方面。毛里求斯也是南非私人投资的主要国家, 主要集中于旅游业。这些投资无疑将使南非的利润翻番, 并有望汇回南非境内。

南非面临的挑战与南中合作领域

回顾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非洲的发展形势, 人们看到, 南非从非洲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中受益匪浅。上述对毛里求斯的个案分析表明, 非洲国家工业化程度越高, 越有利于南非的工业出口。对于南非来说, 工业出口的重要性在于, 它有助于帮助南非克服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矛盾。此外, 出口还可以为出口国创造就业机会。

如何创造就业机会, 是今日南非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南非的失业率为 42%, 这表明南非经济已完全无力吸收新的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不仅如此, 一般的经济部门还在裁减人员, 致使南非人口的贫困化程度不断加深。据世界银行统计, 30 年来, 南非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直呈下降趋势。

南非经济难以超越其现在的发展速度, 主要原因是: 南非要依赖技术进口, 出口初级产品, 主要是矿产品; 构成这一“瓶颈”的关键是南非人口的教育和技术水平低下, 这是始于 19 世纪后期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歧视政策的恶果。

南非也是机械设备进口大国, 从机器工具到工程产品, 从建筑设备到水泵及数据处理机。这表明中国工业产品可以在南非市场上和西方供应商一比高低。当然, 中国不应仅限于向南非出口机械产品, 还应该在南非设立工厂, 制造这些机械设备, 以便在南非及非洲其他国家市场上销售。因此, 为使两国及整个非洲从中受益, 机器制造应该是中国和南非加强合作的重要领域。

中国和南非应该加强合作的另一个领域是矿业。虽然南非在工程技术领域较为薄弱, 但在矿业开采方面有近 140 年的经验, 南非在该产业的能力较强。南非及非洲其他国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尤其是各种金属矿藏极为丰富, 这正是中国要保持现有发展速度所迫切需要的。根据最近出版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 “在 5 年内, 中国将作为世界最大的铂金首饰消费国而逐渐成为铂金产业的重要一员, 而该头衔几十年来则一直是非日本莫属。”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领域, 中国和南非可以藉此合作, 造福于两国。同时, 也为整个非洲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而这两个领域则可以成为南中合作的良好开端。

(刘乃亚 译)

(责任编辑: 杨立华 责任校对: 邢永平)